

三 峡 情 缘

幼铭 著

重庆出版社

情三 缘峡

峡江重山叠岭，群峰连绵。空中薄雾飘渺，天边彩霞变幻。
一轮红日从云层冉冉升起，放射灿烂的光芒。
浩淼的江面矗立一座巍峨大坝，
宛如钢琴横卧拨动水上琴弦，犹如瀑布飞泻奏响磅礴乐章……

幼 铭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情缘 / 幼铭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12
ISBN978-7-229-00582-5

I. 三… II. 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222446 号

三峡情缘

SANXIAQINGYUAN

幼铭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慧
责任校对: 田玉勤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1/16 印张: 15.75 字数: 225 千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229-00582-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人物系列

程广	水利学院毕业，大坝总工程师。
洪儿	幼年程广。
高殷	程广同窗恋人，留苏深造，大坝设计师。
殷子	幼年高殷。
程楚晖	程广的父亲，流域勘测队员。
殷渝梅	高殷的母亲，纱厂工人，船员家属。
程小涛	程广的儿子，留美硕士，海归。
涛涛	幼年小涛。
欧阳方琼	程小涛峡江旅游邂逅的女友，港城大学生。
江峡	程广的妻子，大坝技术员，施工殉职。
江海清	江峡的父亲，橘农民工，坝区移民。
何为仁	高殷离异丈夫，前期工程设计代表。
方杰	江峡大学情人，欧阳方琼的父亲。
高兰	高殷的女儿，水电工程师。
兰兰	幼年高兰。
夏彬	高兰的丈夫，工程师。
方道远	方杰的父亲，省委书记。
罗静如	方杰的母亲，水利厅副厅长。
程妻	程楚晖的发妻。
关红菱	程楚晖的后妻，山村教师。
欧阳文倩	方杰的妻子，港城居民。
欧阳龙	欧阳文倩的父亲，港城企业家。
欧阳夫人	方杰的岳母。
程排长	程楚晖的父亲，辛亥首义牺牲。
高大副	殷渝梅的丈夫，大江船员抗战运输阵亡。
姑妈	程楚晖的姑妈，教师家属。
大哥	殷渝梅的大哥，山城小商。

江妻 江海清的妻子，峡江橘农。

孙中山 首提峡江建坝设想。

宋庆龄 辅佐先生实施方略。

毛泽东 规划高峡平湖宏图。

周恩来 确立水利枢纽坝址。

邓小平 敲定主体工程上马。

江泽民 大江截流仪式讲话。

胡锦涛 大坝纪念碑上题字。

纪江山 南下部队转业，首任流委主任。

凌浩 流域勘探队长，继任流委主任。

余志川 归国水利专家，流委总工程师。

游美华 美籍华裔，余志川夫人，水利学院教授。

纪夫人 纪江山夫人。

路长河 前期工程总指挥。

黎远平 后期工程总经理。

金部长 水利部长。

童市长 山城市长。

曾院士 工程院院士。

华代表 港城华光集团代表。

柳主任 峡江移民主任。

屈县长 峡江古城县长。

张燕 高殷学友。

周 嫂 方杰保姆。

罗医生 外科大夫。

劳一民 峡江老移民。

辛易敏 库区新移民。

望婆婆 江心岛平民。

船 夫 江城船夫。

纤 夫 峡江纤夫。

报童 山城报童。

查理奇 美国坝工专家，在美主持峡江大坝设计。

彼得洛夫 苏联水电专家，援华担任外方设计组长。

荷尔威 国际大坝权威。

卡露斯 南美水电站设计师。

温妮 程楚晖在美时同事。

阿辽沙 高殷留苏时同学。

马约翰 英籍港人，欧阳方琼日友。

阿 莉 港城留学生，峡江之旅团员。

神 女 峡峰神话以幻影显现。

刘备

孔明《白帝托孤》以 川剧演绎。

屈 原《橘颂》以楚歌为伴。

CONTENTS

目
录

序 曲

情深缘长 /1

上 卷

岁月沧桑 /3

中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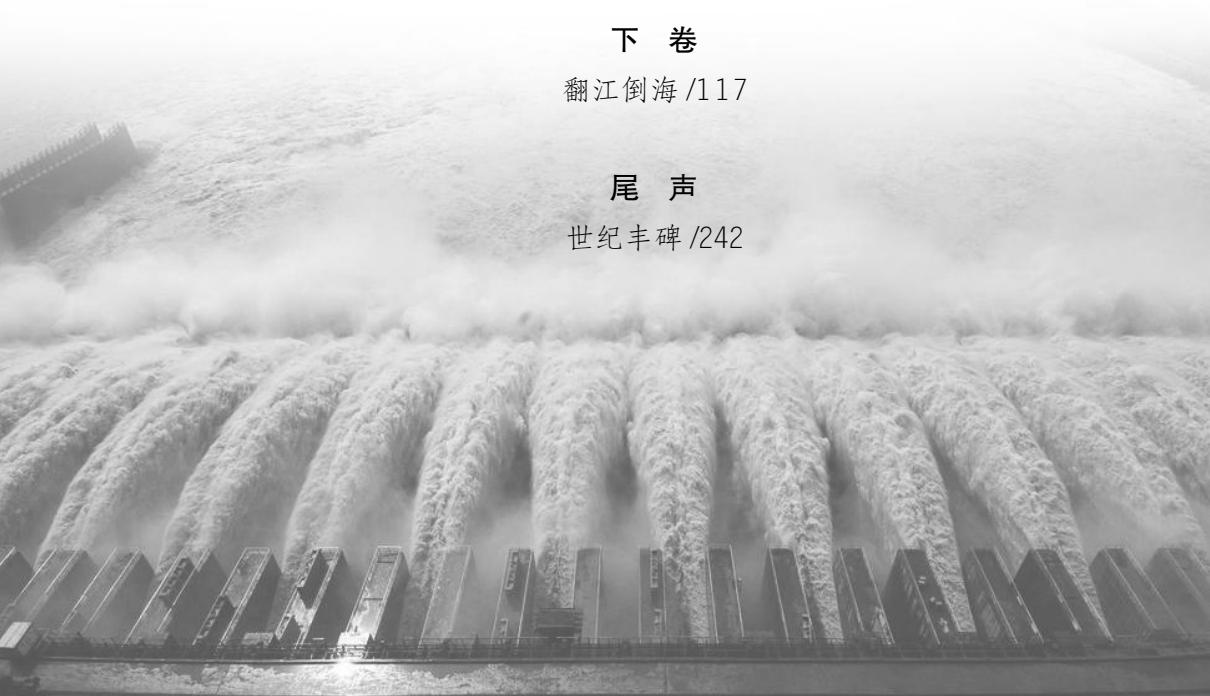
风云变幻 /49

下 卷

翻江倒海 /117

尾 声

世纪丰碑 /242



序 曲

情深缘长

峡江重山叠岭，群峰连绵。空中薄雾飘渺，天边彩霞变幻。一轮红日从云层冉冉升起，放射灿烂的光芒。

浩渺的江面矗立一座巍峨大坝，宛似钢琴横卧拨动水上琴弦，犹如瀑布飞泻奏响磅礴乐章……

大厅里灯光闪耀。墙壁上贴着大红“喜”字，正在举行奇异别致的婚礼。左边站着一对世纪伴侣——新郎身穿蓝条花纹唐装、新娘身着红圆花形唐装，精神矍铄。右边站着一对青春伉俪——新郎身挺黑色西装、新娘身披白色婚纱，意气风发。中间只站着一位新娘，身扮紫色连衣裙，文雅温娴。

在悠扬的乐曲中，男女主持从侧边走到台前，欣然宣布——

我们是峡江电视台的记者，

也是今晚婚礼的主持人。

我叫大江，

我叫大海。

场内宾朋满座，笑颜盈面。

大江：“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华诞来临，举世瞩目的高峡工程将要落成之前，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特别的婚礼。”

大海：“为何说特别呢？一是新郎新娘隶属一个水利世家；二是祖孙三代同一天完婚；三是在三对情侣中只见五个人……”

大江：“这是巧合，还是天意？”

大海：“就请既当媳妇，又做母亲的大坝设计师——高殷女士，来诠释他们之间那情深缘长的传奇故事！”

响起热烈掌声。

高殷望了眼身边老少亲人，走出婚列，向来宾鞠躬致意，满怀激情地说：

“首先感谢为我们三代人举行这样隆重的婚礼，也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我们的结婚仪式。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在我们之间结下的情缘，还得追溯到上一个世纪……”

上 卷

岁月沧桑

卷之魂

楚望台 炮声撼，
阅马场 旌旗展。
峡江梦想飞寰宇，
洪泛危难结情缘。
两小无猜人未了，
抗倭西迁终成怨。
路漫漫……
历经奔波觅无望，
雨涟涟……
夙愿落空异国还。
莫道坎坷今生世，
留得真情洒人间！

—

黑夜，江城蛇山脚下。

楚望台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全副武装的士兵，臂挽白布红条，手持刀枪利器，英勇冲击。

一勇士挥手向前高呼：“冲啊——”

起义军冲锋陷阵，一声爆炸，勇士负伤倒地。

列兵扶起急喊：“程排长！你……”

程排长取下腰间水壶，声音颤动地说：“小江，你把这个水壶送我家里，留给我那即将出生的孩子……”溘然而逝……

凌晨，阅马场旌旗招展，火炬闪亮。将士们汇聚红楼外，耀武扬威，振臂高呼：“胜利了！胜利了——”

一片欢腾……

黎明，大堤后的巷道内，传出婴儿诞生的啼哭，由弱到强，逐渐变为惊天嚎啕。

一个苍劲的声音，萦绕天际——

“这是个结束帝制的幸运儿，起名楚晖——寓意楚天的晨曦，已照亮江河大地……”

东方红日升，一艘巨轮从海上驶向长江，碧波中卷起金浪。

孙中山凯旋，伫立船头心潮澎湃……

申城车站前，万众欢呼，群情振奋。

孙中山站在敞篷车上，频频向欢送的民众挥手致意……

石城总统府，灯光明亮，气氛庄严。

孙中山在志士仁人簇拥下，举行就职典礼……

初夏羊城，草木葱绿。

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大地图，上面用铅笔勾勒出五条铁路干线，把内地

与沿海连接起来。

孙中山凝思的目光注视着峡江地段，倏然拾起地上的半截铅笔，在上面画了一道横杠，转对坐在桌前整理文稿的宋庆龄，说道：

“庆龄，你把这一句加到《实业计划》中去……”

宋庆龄放下文稿，抬起头来：“您说，我记着。”

孙中山边走边思索：“峡江河道，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宋庆龄记完，兴奋地站起，望着图上横杠说：“这个设想太好了！在此修筑大坝，拦洪蓄水，使上游的船只溯流通行，又可利用其水力发电，真是一举数得啊！”

孙中山走到夫人跟前，吩咐地说：“实施这项工程很重要，你尽快整理出来，争取早日问世……”

深秋申城，树叶飘飞。

一栋三层楼房外万籁无声，只有中间窗户还亮着灯光。宅邸内书房，孙中山伏案在撰写《民生主义》，全神贯注，进一步阐述开发峡江水力资源的重要性——

“像峡江地段这样大水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孙中山顿时被这个雄伟的设想震撼了，不禁兴奋得咳嗽起来……

宋庆龄精心调熬好中药，走进房来，见先生咳嗽不止，连忙放下碗，上前去捶背。

“看你也不休息？还这样不停地写。”

孙中山喘了口气，止住咳，又显精神地说：“我是太感动了！有人考察过，这一段的水力，可以发生 3000 余万匹马力，这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宋庆龄看着先生百感交集，递上药碗。

孙中山喝下药，深切地问：“《实业计划》实行几年了，工程怎么没有多大进展？”

宋庆龄沉默了下，说：“资金匮乏，技术复杂，又无国际援助，无法付诸

实施。”

孙中山叹息了声,右手按住肝部的疼痛,感怀不已地说道:“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看来我这个设想,也许是一个梦……”

南津关阴云密布。汹涌的洪水冲出峡口,狂奔而下。

荆楚平原一片汪洋,房屋被淹,死尸漂浮。人们挑筐背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

已是二十岁的程楚晖,肩上挎着水壶,与身背帆布包的余志川,在堤上不期而遇。两人面对波涛翻滚的江面,同时惊叹地说:“好大的水啊!”然后相互打量。

程楚晖见余志川胸前别着一枚校章,试问:“大学生,你是来游山玩水的?”

余志川笑答:“也可以这样说,但不是消遣!我是为毕业论文补充峡江的资料。”

“那好,我能为你提供些情况。”

“你是……”

“救命啊——”忽然传来呼救声。

两人转头望去,只见有人被围困在一片洼地洪水中挣扎着。

程楚晖向余志川手一挥:“走!”二人旋即跑去……

左岸洼地洪水中,江清扛着大包,江妻背着幼儿,在齐腰的水里踉跄逃命。水越漫越大,猛地一股风浪涌来。江妻身躯一晃,孩子从背篓中翻出,被浪吞没。

江妻惊呼:“虎子——”晕倒,江清扔掉包,急忙扶住妻子,连喊救命。

程楚晖与余志川跑来,放下水壶与背包,涉水游去相救……

江妻被救上岸,躺在地下昏迷。程楚晖拿起水壶,余志川取出仁丹,为江妻送服。

少顷,江妻慢慢苏醒,睁开眼睛哭喊:“我的虎子啊!”江清站在身边,眼里噙着泪水。

余志川思虑地说：“这到哪儿去安身呢？”

程楚晖马上想起说：“我在南津关中看到一个岩洞，可作栖身之处……”

岩洞溶石形成，一条小径通到峡江。

程楚晖拿出几张钱来，对江海清夫妇说：“就在这里安家吧，能避风遮雨，又冬暖夏凉。”

余志川也拿出几张钱来：“买些食品，添点衣物。”

江海清感激不已：“我永远不忘你们的救命恩情！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我是搞勘测的，叫程楚晖——寓前程如楚天朝晖！”

“我是学水利的，叫余志川——意即我立志在大川！”

“我是挖泥土的，叫江海清——愿江水像海一样清！”

江海清伸开手掌，真诚地说：“来，我们结个交吧？”

程楚晖立刻将手掌合在江海清手掌上，余志川又把手掌搭在程楚晖手背上。

三只大手紧紧地重在一起！

这时一个山民出现在洞口，惊诧地说：“嗨！你们是在搞‘岩洞三结拜’啊？”

江海清扬起头说：“老兄，请你作个见证：我们哥儿仨在这里结为患难兄弟！”

“好哇！”山民欣然地说：“我叫劳一民，也是从外地迁进峡江的。祝你们情同手足，天长地久——”

余志川笑说：“谢谢你的吉言！”

劳一民话闸打开：“听老人们讲，住在峡江里的人，多是移民的后裔，从巴人迁徙，历朝各代……”他见程楚晖急于要走，连忙打住，转对江海清说：“老弟，先在岩洞住下，往后帮你开荒种橘，日子会好过的。”

“那就劳驾你了。”程楚晖向把兄弟告辞道：“我们还有事去，不能久留，后会有期……”

岩洞下山路上，程楚晖和余志川一路攀谈。

余志川自我介绍：“我是读了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峡江修建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受到启迪，才学的水利。”

程楚晖拿起挂在肩上的水壶，心有所思地说：“我没有你那样幸运读上大学，而是因我父亲在辛亥首义牺牲时，留给我这个水壶，才跟水打上交道的。我要带着它踏遍大江流域，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

“所以，我在毕业论文中，试图探索大坝建在峡江什么地段最为适宜？你提到的这些情况，对我可作参考。”

“毕业后想去哪儿工作？”

“当然是管江的‘衙门’喽。”

“那我们是一个‘龙王庙’的。”

两人走到分岔口停了下来。

“我还要往上游收集些情况。”

“我也得赶回江城，老婆就要临产了……”

余志川笑道：“那我祝你生个胖小子！”

程楚晖点头：“好，等你来再见……”

江城，一片泽国。

大街小巷都成了河，人们撑着木划、踏着木板、坐着木盆，仓皇逃生。一排低层房屋被洪水淹到檐口，只有一栋三层砧房危立其中。

人去楼空，身穿“裕华纱厂”工服、怀着大肚子的殷渝梅，正趑趄从房里走出，忽听走廊尽头有婴儿断续的哭声，连忙奔去推门，见床上产妇在痛苦地呻吟。

殷渝梅惊诧地说：“楚嫂子，你怎么就生了？接我们的船就要来……”看到床上流淌大量鲜血，抱起血淋淋的男婴。

产妇声音微弱地说：“川妹子，我不行了……劳你把洪儿交给他爸……日后你要是也生个娃儿，就让他们结为兄弟。若是个闺女，就……许配他们……”话未说完就断了气。

殷渝梅情急脱下工作服包住婴儿，犹豫中传来急促的喊声：“渝梅！你们赶快出来——”

楼外，穿一身船员制服的高大副，划着一条小船靠近楼房。殷渝梅应声走到二层窗口。

高大副见妻子抱着婴儿，急问：“楚嫂子呢？”

殷渝梅难过地说：“她难产死了……”

高大副怔了下，从窗口接过婴儿，扶着妻子跨上船，顷刻楼房塌下，沉入洪水里。

高大副叹了口气：“唉——天不饶人哪！”

“产期还有半个月，楚大哥也该回来了……”

“渝梅，你快要生了。我已联系好一个诊所，那个医生和我是熟人，到时两个孩子都能够照护，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高大副划着船驶去……

另一只船划行在街巷洪水中，程楚晖坐在船头，心急如焚，灾害的景象更增添了心中的忧虑。

船夫见他不安的神态，便随便聊起话来：“你是干啥工作的？”

程楚晖心不在焉：“搞水利的。”

“那你知道要发大水？”

“没想到来得这样快，这样猛，把我家的房子都冲塌了。”

“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家里有什么人？”

“就一个内人要临产了，我是从峡江上游赶回来的。”

船夫安慰地说：“小伙子，常言道大难中生的孩子，必有后福啊！”

船在浅水中不能走了，船夫停下桨来：“你下船往北走，就是张公堤仓库区，有灾民安置在那里。”

程楚晖拿出一张钞票：“谢谢你！”

船夫没接：“我们也是同船共渡……”

程楚晖把钱塞到船夫手里，顺势跳下船，涉水急奔而去……

张公堤后原有十几栋仓库，地面较高，房屋破旧，临时作灾民住处。程

楚晖急切地穿行在人流中，恨不能快点找到亲人。

程楚晖向一青年问：“请打听一下，小火巷来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青年摇头：“不知道。”

程楚晖走到第二排问一老人：“大伯，小火巷的人住在哪栋？”

老人向后一指：“好像在那边。”

程楚晖又走了一排，见一妇女迎面而来：“大嫂，你看见往来的人中，有没有怀着大肚子的？”

妇女一想：“哦，昨晚我从角边那栋路过，听到有婴儿在哭……”

程楚晖点点头，拔腿就跑，转过弯忽听到两个哭声，他为之一振……

在角边库房用布拉起来的隔断，殷渝梅怀抱两个婴儿在喂奶，由于奶水不够，吃不饱就轮着哭。

程楚晖循声奔进来，见殷渝梅抱着两个孩子，兴奋地喊：“川妹子！”

殷渝梅抬头望向程楚晖，不无感叹地说：“楚大哥！你可回来了……”随即把右手中正吃着奶的男婴递给他：“看看你的儿子吧！”

程楚晖欣然抱过儿子，问：“他妈呢？”

殷渝梅愣了一下，嗫嚅地说：“她难产……”一下哽住了。

“预产期还不到啊？”程楚晖哀叹一声。

“她是提前分娩，又大出血，生出洪儿后跟我说了几句，人就走了。我抱起孩子刚上了船，楼房塌下连同她沉入洪水里。”

程楚晖呆立着，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流了下来。

殷渝梅忙抱过孩子，说：“洪儿这名字是她为儿子取的。她还说……”难于出口，话止住了。

程楚晖急问：“她还说什么？”

“她说——川妹子……日后你要是也生个娃儿，就让他们结为兄弟。若是个闺女，就婚配他们……”

正说到这里，高大副提着婴儿奶糕和香烛纸钱走了进来，见程楚晖悲伤不已，安慰地说：

“总算保住了洪儿，三天后我川妹子又生了个闺女……楚大哥，想开